

观念读本

concept

20

大家西学

音乐二十讲

贾晓伟编

音乐是人类存在于大地的最初与最终表述

Music

天津人民出版社

J609. 5/6

2008

大家西学

Music

音乐二十讲

贾晓伟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乐二十讲 / 贾晓伟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0

(大家西学)

ISBN 978 - 7 - 201 - 05708 - 8

I. 音… II. 贾… III. 音乐史—西方国家 IV. J6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875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 bookstore.com>

丛书主编 何怀宏

装帧设计 陆智昌

制作统筹



尘埃文化

音乐二十讲

编 者 贾晓伟

责任编辑 高威麟

特约编辑 张金花 邹小娥

美术编辑 兰 馨

出 版 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康岳大厦 邮编: 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2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708 - 8

定 价 2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编者序

贾晓伟

—

古典音乐是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独有的纯正奉献。在世界的其他地域，我们可以找到与西方哲学、文学、绘画成就相匹敌的不同成就，但在音乐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地域音乐的形式与内容，就其复杂与完整性而言可与欧洲的古典音乐比肩。难怪有人说，古典音乐是西方文化给予世界最为成功、不遭对抗的礼物。

对音乐的解读，最早可以从古希腊戏剧家、哲学家的戏剧与对话中找到片段。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把音乐当作生命教化、城邦发展的题目进行讨论。从这里开始，西方思想家关于音乐的著述与妙论浩如烟海，稍加整理，可以理出一个完整的系统。但“西方正典”意义上的音乐，从客观的意义上讲，应该是作曲家所创造的一个有血脉关系的系统，任何其他维度所建立的系统，只是这个系统的补充与辅助，音乐文章选本，应该是以重要作曲家为话题并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列的。这部书遵循这个思路，所选人物的重量、级别以及独特贡献以编者的审美

用意与原则为准。

从欧洲第一位对今天仍有影响的大作曲家蒙特威尔第开始，到 20 世纪二战前后，古典音乐富有活力、具有强大影响的时间不到 400 年。蒙特威尔第作曲的重要年代在 17 世纪。现代派作曲家勋伯格 1951 年去世，斯特拉文斯基 1971 年去世，与蒙特威尔第所处的时代，中间有大约 400 年时限。自马勒去世的 20 世纪初叶开始，古典音乐就处于颓势，基本上在终结与告别之中。勋伯格做的改向工作，斯特拉文斯基推崇的折中主义，都是渴望古典音乐复活的短暂叹息。

今天看来，19 世纪的 100 年中，古典音乐在形式上成熟、饱满，广泛传播，那个时代，音乐与人的生活的交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惜古典音乐的风华，不像欧洲的哲学、文学与绘画随时间推移还有不同的巅峰。古典音乐在向整个世界奉献绝大多数的重要人物与果实之后，并没有迎来第二个黄金时代。

古典音乐的兴起，与神学关系亲密。古典音乐的衰落，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与神学的告别。在古希腊时代，音乐的形式没有对其后的欧洲古典音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古希腊传说、戏剧与故事，在中世纪是作曲家创作歌剧的灵感来源。拜占庭时期，吟诵圣诗的音乐单纯、直接，没有过多的曲折。应当说，其后的基督教早期音乐、格里高利时期的艺术，为古典音乐的形成培植了最初的土壤。今天录制的格里高利素歌受到欢迎，是我们能够听到的较为早期的古典音乐。这种音乐所具有的内在精神，是古典音乐的神学轴线。

10 世纪前后，哥特风格发源、形成，复调音乐渐占主流。后来中世纪秩序解体，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音乐家纷纷出现。17 世纪巴洛克艺术得以成形。巴洛克音乐，是今天古典音乐黄金时代来临强有力的台阶。到了巴赫出现，欧洲音乐的辉煌大门洞开了。

巴赫为今天的乐迷们所津津乐道的是其键盘作品，他的钢琴曲被人们当作圣经一样研读。但巴赫真正想完成的事业，是以音乐最大限度地荣耀上帝。宗教是其根本，音乐是工具。巴赫的宗教作品是古典音乐构

成中的基础性作品。与他年代接近的亨德尔，也有大量作品问世，其清唱剧与《水上音乐》是音乐家、指挥家热爱的曲目。

巴赫的伟大，在于他在自己所属的时代使用并不先进、有些落伍的音乐方法，完成了宏大而深邃的精神世界。他的作品细部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无懈可击，像上帝与万物之间的关系一样。但欧洲音乐的发展并没有沿着巴赫的方向前行，后世作曲家从巴赫那儿更多得到的是技术营养。

晚期巴洛克之后是洛可可时期。洛可可风格的大师有拉莫、格鲁克等人。关于这个时期的音乐存有不少争议，随着近年来拉莫、格鲁克的作品被不少唱片公司录制，歌剧在欧洲著名剧院上演，洛可可时期湮没的音乐文献重见天日，受到乐迷的肯定。一个时期以来对洛可可音乐成就的低估，源于洛可可之后音乐时代的辉煌与强势。人们把洛可可风格的音乐当成伟大时代到来的序曲与前奏。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风格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开启者也是位父亲般的人物——海顿。海顿丰富的作品构成，为交响乐、室内乐确立了基本形制。如果说巴赫是一部神学与音乐相结合的百科全书的话，海顿是一部音乐形式的百科全书。许多人觉得海顿的音乐过于平静，深刻性不够，但这也是海顿的优势所在。他还归了音乐作为声音立体织品的本来面目。

莫扎特的音乐在今天影响深远，突破了不同种族与文化的界限。他的音乐里有一种看似高蹈、快意之下的悲伤，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汉斯·昆概括为“含泪微笑”。莫扎特音乐旋律的云卷云舒、行云流水，让人们分享到了音乐的感官之美。他的歌剧、器乐作品、交响乐，数量巨大，水平高超。

贝多芬是欧洲音乐的象征与巅峰。交响乐中传达的庄严、深刻，室内乐、器乐作品的精湛，被后世传扬的生命故事，都让他卓尔不群地成为古典与浪漫光环交织下的英雄。贝多芬的创作期比莫扎特要长，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大量涌现。他扼住命运的悲怆感，为自我冲突、争执寻求答案，在音乐里表现出激烈的起伏与跨度。可以说，贝多芬穿

越了自然与精神奇观的极限。今天人们也许觉得贝多芬面对人生的态度过于端正与隆重，音乐语言过于炽烈，但无论如何，倾听贝多芬，是倾听人类有过的最为强劲的心跳。

其后，舒伯特、舒曼、肖邦，乃至柏辽兹、李斯特，都是浪漫主义风潮下向不同方向发展的大师。到了勃拉姆斯，音乐创作由浪漫主义向古典主义回归，向贝多芬所开创的那个世界回溯。他的作品结构完美，技术复杂，却又充满了浪漫主义的低沉呜咽。勃拉姆斯的音乐世界可以与贝多芬的对位联想。他是减弱的、有些低沉的贝多芬。

从瓦格纳开始，古典音乐承受了内容与形式的极限。瓦格纳的宏大叙事，神与人之间的纠缠，预示着这个世界的解体。瓦格纳的音乐充满世界与生命的寓言与象征，音乐与神话达到前所未有的结合。

马勒的交响曲，从另一个方向承载了极限。充满现代感知的马勒，让浪漫主义的亡灵完成告别前的跳舞。马勒是大地上最后一位巨大的告别者，他的内心规模接近诗歌界的里尔克。

在这部书里，有多个俄罗斯作曲家入选。穆索尔斯基、柴可夫斯基、普罗科菲耶夫、肖斯塔科维奇、斯特拉文斯基，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比例。之所以如此，是向以东正教为核心的俄罗斯文化致敬。俄罗斯文化既在欧洲文化之内，又在欧洲文化之外；俄罗斯音乐的系统也是如此，看似与欧洲音乐有血脉关系，却自成一体，在 20 世纪比传统意义上的欧洲音乐家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德彪西、巴托克、勋伯格，是让欧洲音乐河流改向的大师。德彪西让钢琴作品小型化、内在化。巴托克在几乎独语的状态中探求和谐与不和谐。勋伯格创立了与传统调性完全不同的十二音体系。这三位作曲家，找到自己的出口，却不再能标明古典音乐未来的方向。理查·施特劳斯作为一个异数，对于现代派日占上风的音乐潮流不闻不问，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世界。

二

关于本书所选文献，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作曲家本人的第一手文献，以书信为主；一是作曲家相互之间的评论；还有一类则是思想家、传记作者、音乐研究者对作曲家及其作品的评述。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作曲大师本来就是文章大家，其书信、评论的水准堪称一流，有的文献可以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来读。比如瓦格纳、李斯特，生前就以音乐评论闻名于世；柏辽兹的回忆录迄今仍是法国人理解中最为重要的作品；贝多芬的书信被人传诵，在今天读来仍能觉出一种生命哲学的价值与分量。

19 世纪，哲学家与音乐之间的关系变得特别密切。尼采与瓦格纳之间关于音乐美学及其发展方向的争论，成为在今天仍有回响的一大公案。在 20 世纪，许多哲学家、神学家乃至文学家都把音乐当作基本的母题讨论。我们既可以把这些文章当作音乐评论来看，也可以当作哲学与文学作品阅读。音乐在这里，已经超越自身，在新的位置上与神学、哲学了无界限，是探讨生命存在之根的门径。比如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汉斯·昆，就把莫扎特当作基督教生命信条的实践者来看。他们对莫扎特的分析，不是出于技术层面，而是关注莫扎特音乐的内在生命之核，探讨莫扎特的音乐之魂。

从演奏家、指挥家的角度谈作曲大师，同样是一个有趣的维度。他们与音乐作品零距离接触，传达给受众的解读往往更加直观、有血有肉。指挥大师瓦尔特受教于作曲家马勒，索尔蒂对巴托克的作品有独到的理解，梅纽因在漫长的演奏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对作曲家作品的二次创造，甚至能与作曲家本人的相媲美，因此，他们留下的文章令人信服。

本书的一些篇章，也来自传记作家与研究者。像罗曼·罗兰这样的传记作家早就闻名遐迩，其诗意的阐释在中国受众中耳熟能详。这些年

来，罗曼·罗兰遭受非议，他对音乐家所写的稍显夸张的文字，已不及另外一些更为朴实的传记作家、研究者的受欢迎。

三

今天，回看诸多音乐大师，再看看 100 年来世界沧海桑田的巨变，现今人们生活与音乐的关系，会让人有古典音乐正在离我们远去的印象。作为文化构成，古典音乐的外部影响也许在减弱，却并没有离开我们的生活。在通讯发达的今天，人们的手机铃声、MP3 播放器里尽管多是流行音乐，但古典音乐的旋律作为声音世界的组成部分，仍在回响。古典音乐复活还是死去，若干年来一直是人们争论的题目。

本书没有把歌剧大师威尔第、普契尼，没有把蒙特威尔第、亨德尔、海顿、门德尔松、布鲁克纳等大师列入其间，对此颇觉遗憾。

归根结底，音乐是倾听的艺术，言说永远位居其次。书中所选文章与译文多为名家所出，但国内近 20 年对音乐文本的译介显然是不成规模的。文本的有限，使许多知名的文章不能收入其中。关于这一点，在介绍大作曲家的评述中，已经进行了说明。

编选本书，仍避不开“音乐究竟是什么”这个古老题目。我一直认为，音乐与神学是人类存在于大地、存在于宇宙中的最初与最终表述，比诗歌、文学、绘画更切近生命的本质。大地乃至宇宙是一个活的音乐模型，我们听音乐，热爱音乐，乃至用文字言说音乐，都是对这一模型的趋近。

2007 年 7 月

总序

何怀宏

这套丛书是我们拟议中的“观念读本”之一种。拥有语言形式的思想观念是人猿揖别的一个标志，各民族、各文明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都对丰富人类的精神宝库作出了贡献，有必要互相参照。而当世界进入“现代”之际，甚至在商品、资本的全球大规模流通之前，观念的流动其实早已开始，乃至后来引发了世界性的激荡。在这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轫过程中，西方观念相比于其他文明的观念起了更重要的作用，而我们的母邦中国在近一百多年中也发生了包括深刻的观念变革在内的一系列变革，故而对观念的关注是以中西为主。而无论中西古今，我们都将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篇章。

对人的“思想”及其产品或可分离出三个要素或过程：一是个人思想的主观过程：思考、判断、分析、反省等；二是已经具有某种客观化形式以至载体的概念与理论；三是成为许多人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这里所理解的“观念”是这样一些关键词，它已经不仅是思想家处理的“概念”，而是变成社会上流行的东西，被许多人支持或反对的东西。对“概念”的处理是需要一些特殊能力或训练的，而“观念”则是人人拥

有，虽然不一定能清楚系统地表达，甚至有时不一定被自身明确地意识，比方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不管有没有或有多大的独创性。这种“观念”的源头虽然还是在“概念”或者说“思想”，但它已经不是一两个人的思想，而是千百万人的思想。这一系列读本要处理的“观念”就是这样一些共享而非独享的思想。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写道：“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

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主要研究经济或者说物质的东西之运动的学者，却对思想观念的力量给出了如此高的评价。当然，这可能是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巨变时期。凯恩斯这里所说的主要是观念对个人，对哪怕是无意识地接受了某种观念的个人的影响，尤其是对政治家的影响；他还强调观念接受中的“时间”因素：观念从提出到接受可能是相当漫长的、隔代传递的一个过程。但无论如何，他看来还是倾向于思想观念支配着世界的观点。而韦伯的观点可能稍稍折中，他在《宗教与世界》中认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上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也就是说，直接的还是“利益”决定着人们的行为，但是，人们如何理解这“利益”，或者说，这轨道往什么方向去，却决定于人们的观念，尤其是人们的价值观，决定于他们认为什么是他们最重要的“利益”，什么是他们觉得“最好”的东西，是他们认为最值得追求的东西。当然，这里对“利益”的理解就必须采取极其宽泛的观点，它不只是物质的、经济的利益，甚至也包括精神的“利益”。比方说，西方中世纪人们的主流价值观就不是追求俗世的好处，而是彼岸的“永生”。但这样一来，“利

益”与“观念”就会容易混淆而不好区分。

影响我们的行为、活动和历史的因素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制度，三是思想文化。而每类又可再分出两种。属于自然的两种：一是人类共居的地球，二是各民族、群体所居的特定地理环境。属于制度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经济制度，包括生产、生活、交换、分配等方式；二是政治制度，包括权力运作、法律、军事等机构和活动。属于思想的两种：一是比较稳定外化、为一个群体共有的文化、风俗、心灵习性，二是比较个人化、经常处在争论和辩驳之中的思想、观念、主义和理论。那么，这三类，或者更往细说，这六种哪一个对人类的生活和历史具有更重大的影响？或按习用的话来说，是地球或者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或者政治，抑或人们的心态或者思想更具有“决定性”？

“地球决定论”一般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除非整个地球家园面临灾难乃至可能的毁灭，但我们在今天一些生态哲学中已经依稀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思想。一些面向人类比较广阔和长远的文明和民族观察和思考的人们，也曾提出过“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思想。而在一个以经济为活动主轴的时代，比较盛行的是“经济决定论”的思想。“政治”乃至“军事决定论”则往往在传统书写的历史中占据主导。在一个激烈变化的时期，则不时还有“文化”或“国民性决定论”以至“思想观念的决定论”出现。但今天，我们也许应当首先审慎地思考“决定”这一概念本身，因为“决定”的含义本身就难以“决定”。也许一切都有赖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及对历史范围、时段、条件的规定。

人们只有吃饭才能生存，才能从事其他活动，这诚然是颠扑不破的道理，但由此引出经济是决定性的结论却必须放到某些条件下才有效。从更为基本和长远的观点看，地球千百年来决定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可能性，地理环境则构成对一个民族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的很难逾越的制约。人们如何生存、如何找饭吃要受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而从更高的观点或者虽然较短但却可能更为关键的时段看，吃饭并不是一切。政治常常是更直接、更有力，并有它自己的逻辑杠杆。而文化风俗

和国民性常常造成一种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依赖”，至于观念，则无时无刻不在历史活动的主体——人那里发生作用，尤其重要的是，它们往往在某些“转折”或“革命”时期起着关键的作用。如对于美国革命，白修德甚至认为，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不是这个地方，而是这个观念缔造了美国政府，这个观念就是《独立宣言》中所揭示的平等、自由以及每个人追求自己所认为的幸福的权利。而拿破仑也谈到，法国大革命是18世纪启蒙观念的结果。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说观念起了巨大的作用时，并不是说它起的都是好作用，或者说起了作用的概念都是正确的。推介《进步的观念》一书的比尔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既有正确的观念，也有错误的观念。英国的一位智者断言，观念对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支配力量，与其中的错误程度恰好成正比。”而吊诡的是，过度引申和扩张的单线“进步观念”可能也恰好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这样的观念：它最真实的成分往往不那么引人注目乃至显得无力，而它最有力的部分却是不那么正确或周全的。

总之，我们不想夸大观念的力量，但它们的确还是起了巨大的作用，尤其在某些巨变的时期：这时其他条件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但由于人们的想法变了，也就酿成了社会巨变，虽然这里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说人们的想法改变是其他条件变化累积的结果。不过，对学者和思想者来说，可能还是会更为关注思想观念，就像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1895年在其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的职责是关注和指导观念的运动，观念不是公共事件的结果而是其原因。”但知识者自然也得常常警惕这种对思想观念的偏爱，警惕自己不要逾越某些界限。观念不仅在接受的个人那里常常是滞后的，它的社会结果是滞后的，对观念及其后果的认识也是滞后的。我们往往要通过一个观念的后果才能比较清楚地认识这个观念。而除了时间的“中介”，我们还需注意作为人的“中介”，观念往往是通过少数、尤其是行动的少数而对多数人发生作用。企望由自身在当代即实现某种理想观念的“观念人”往往要在实践中碰壁。

所以，在这一系列观念的读本中，我们将特别注重时间、时段，注重历史。我们将试图回顾。柏拉图说一个人的“学习即回忆”，而一个民族的学习大概要更多地来自回顾，这种回顾也似乎更有可能，更有意义，也更容易着手。但我们将立足于现在来回顾，甚至于关照未来进行回顾。我们是在一个历史的巨变时期之后——但也可能还是在这之中——来回顾。的确，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即从观念的历史来回顾。但我们也意识到观念在一个历史巨变时期的特殊重要的力量。

这套丛书就是这样一种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的初步尝试。现在放在大家面前的这些观念，诸如科学、民主、平等、自由……是一些曾经感动或激荡过远远不止一个民族的声音和文字。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是如此，它们有些在这片古老辽阔的大地上掀起过风暴，有些则是一直在对众多的人发生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影响。的确，这些观念的来源虽然可以追溯到久远，其思想萌芽或雏形也可以在几乎所有民族和文明中发现，其意义有待于各民族和文明去补充、修正乃至更改和替代。但是，就像“现代性”是从西方发源一样，本丛书选择的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观念，主要还是西方的产品，或者西方人对之有过特别的解释。

中国自19世纪上半叶与西方大规模接触和冲撞以来，对西方开始还是只注意西人之“利器”和“长技”，继则更注意制度，最后则相当强调观念与思想理论。20世纪初，尤其是1905年废除科举、知识人失去体制依托之后，更是纷纷奔赴国外寻求救国的新知和自己的新出路，哪怕一时不容易去大洋相隔的西洋，也赶到一衣带水的东瀛，故中国人接触的许多西方观念都是通过“日译”的转手。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大部分西方观念都是先通过“日译”，后来则是通过不仅涉及名称、更涉及思想内容的“俄译”。“日译”提供其名，“俄译”提供其实，“日译”阶段尚称多元，“俄译”阶段已趋一元。作为我们先辈的阅读和翻译者常常不仅坐而言，而且起而行，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动员他人和大众力行。

“五四”时期，最著名的“观念先生”当推“德先生”（民主，De-

mocracy）、“赛先生”（科学，Science）两位。很快这些观念又被“革命”、“阶级”等观念遮蔽。后来人们又反省还应该有什么“莫先生”（道德，Moral）、“洛先生”（法律，Law）等等，类似的重要观念还有多少自可商议，而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西方观念大举登陆中国已逾百年，深刻地激荡了20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参照西方的观念，一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将不知如何说起。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积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制度之中。而与其他一些民族的观念改变世界的变革例证不同，这里的许多观念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舶来的。今天，我们大家对这些观念都已经耳熟能详，有的甚至成为我们响亮的口号，但是，对这些已经在深深影响我们生活的观念，我们是否真的了解或了解得足够深呢？我们是否真的对这些观念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和反省呢？不断兴起的一代代年轻人在享受或忍受这原动力乃至主轴仍是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否也愿意系统地来思考一下打造这些动力和主轴的关键词呢？

总之，中国在20世纪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也许可以作一点回顾整理——回首一个多世纪来我们对这些观念的认识和实践。我们必须离得足够远才能对观念的成果或后果看得比较清楚。而今天当风暴的尘埃基本落定，我们也许的确有条件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是故首先有编辑本丛书之议，我们想从西方经典作家那里重点选择体现在中国发生过巨大影响的西方文化核心或重要价值、又为国人文化迄今仍有所缺憾或需重新认识乃至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主题词编辑成书，首批分为两辑，一共30种。

具体来说，本丛书包括的观念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实质价值意义的观念，如平等、自由、宪政、法治、民主等，它们相对来说是西方特具的观念；一类是指称某一学科、理论的领域或实践、感受的范围的观念，如科学、音乐、婚姻、幸福等，它们自然为各民族所有，但我们这里所关注的是西方人对之特殊的理解；最后还有一类初看不像观念，比如指称某一类人或某一地域的名词，例如哲人、知识分子、欧

洲、美国等，这些名词在西方人那里实际也已经形成独特思想的范畴，常常表现为一种自我或他者的镜像。

另外，这套丛书也可视作对一个翻译大国百年成果的回顾和利用。最早的思想作品的系统“中译”我们或可以严复的翻译为代表，称之为“严译”。但可能是受文言的限制，严复的译名虽然“旬月踟蹰”，相当精审，却大都没能留传下来，而是被“日译”的名称所代替。今天我们不必恢复“严译”的名称与文字，却可以考虑恢复和发扬颇具远见卓识的本土“严译”的精神。

我们这套丛书的定位是希望为中学程度的读者就能看懂的、主要面向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故选文不求文献总汇、学科专精或知识新锐，而只求经典通俗。在一般读者能读的前提下，遴选在西方思想中具有重要性或对 Society 有影响力的篇章。选文用原题或自拟题目的方式，不限体裁，包括讲演、对话、书信、论文、论著节选、散文、随笔等，乃至少量能鲜明体现这一观念的小说、戏剧节选。但即便如此，一种阅读的功夫和努力恐怕还是不可少的。而我们还希望可以借此给读者提供一条阅读经典的进路。

阅读经典有各种方法和进路。我们可以从某个我们喜欢的作者进入，可以围绕着某个领域来阅读，也可以围绕着某个时代来阅读。而我们还可以从观念着手，毕竟，所有的经典都是试图提出、阐述和传达某种观念的，而我们由观念入手，也可以集中注意经典中的基本观念，并巡视观念的历史，在一种交相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但是，这套丛书毕竟只是一个编选，虽然我们努力挑选重要的观念和上乘的编者以保证质量和水准，难免还是会有疏漏，会受编选者的视野以至个人见解的影响，但我们深信，它一定还是能够开辟好学深思的读者进一步阅读完整的经典、系统把握那些深邃而有力的思想的道路。

2007 年 7 月于北京美丽园

目录

1	编者序
	贾晓伟
1	第一讲 巴赫：荣耀上帝
	[美] 保罗·亨利·朗
25	第二讲 莫扎特：含泪微笑
	[奥地利] 莫扎特
	[瑞士] 卡尔·巴特
	[瑞士] 汉斯·昆
63	第三讲 贝多芬：自我的冲突与超越
	[德] 贝多芬
	[德] 贝多芬
	[法] 罗曼·罗兰
91	第四讲 舒伯特：纯洁者的蓝花
	[英] 莱布雷希特
99	第五讲 舒曼：浪漫家族
	[匈牙利] 李斯特
109	第六讲 肖邦：园林里的王子
	[波兰] 肖邦
115	第七讲 柏辽兹：情感的魔化
	[法] 柏辽兹
127	第八讲 瓦格纳：诸神黄昏
	[德] 瓦格纳
	[德] 尼采
159	第九讲 李斯特：炫技
	[匈牙利] 李斯特